

# 論未定疆界對持續領土爭端的衝突緩和作用： 以2017中印洞朗對峙為例\*

陳秉達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

## 摘要

國家間發生領土爭端時，常以展現或威脅使用軍事力量為主要威逼手段，若爭端國互不相讓，往往會陷入緊張的軍事對峙，隨時可能升級為全面武裝衝突。本文檢視此類不實際動武的軍事對峙，並提出兩個因素可有助緩和軍事對峙。首先，反覆僵持的爭端使雙方主動管理對峙行為，避免容易造成衝突升級的意外；再者，未定邊界或領土為雙方使用武力的緩衝地帶，針對爭議領土展示或威脅使用武力變成可理解的經常事件，對爭端國而言，爭議區域的武裝對峙或軍事行動不被視為立即的挑戰或威脅，衝突方傾向避免對峙惡化而升級為全面武裝衝突，即使發生武裝衝突，也可能侷限於爭端地區。在長年有爭端的地區，爭端國缺乏升級武力奪取領土的動機，武力威逼的目的在於表達並捍衛對領土歸屬的立場，因此雙方都有意限制衝突的規模。本文以2017年解放軍與印度軍隊在洞朗地區的軍事對峙為例，以上述因素探討該事件得以和平落幕的因素，未來中印類似的邊界軍事紛爭升級。

\* 作者感謝牛銘實在研究設計上的啟發，並感謝審查人的意見與指正。林雅淇、陳律行、與蔡宜蓁在研究過程中提供許多協助，惟本文所有錯誤或疏失，由作者自負。

關鍵詞：軍事對峙、洞朗事件、中印關係、爭議領土、緩衝帶

\* \* \*

## 壹、前言

2017年6月16日，解放軍在與中國、不丹、印度三國交界的洞朗（Doklam）地區修築道路，由靠近多卡拉（Doka La）的中印邊界向南朝不丹延伸，中方築路的意圖至今仍不明朗，但是依據修築的方向，該道路將進一步深入中不的爭議領土。<sup>1</sup>兩天後，印度軍隊與車輛跨越中印邊境阻止修路工程，展開與解放軍為期兩個月的軍事對峙。對峙開始兩週後，不丹外交部發出聲明，指責中方違反兩國協議，在爭議領土地區修築道路，並督促解放軍在該地區的活動回到16日前的狀態（The Straits Times 2017; Royal Government of Bhutan 2017）。

儘管中印曾有多次為領土爭議發生軍事爭端的事例，此次對峙嚴格來說並非中印領土紛爭，該地區是中國與不丹的爭議領土，多年來中不兩國已對此區域進行多次無結果的談判<sup>2</sup>。中方的巡邏路線已進入洞朗多年，並在洞朗修築可供重型車輛行駛的道路，此次築路似乎是為了進一步延伸在爭議地區的軍事存在。印度方面認為築路行動將改變洞朗地區的現狀，印方說明派兵進入洞朗是依據不丹要求，其依據來自印不兩國的友好條約。儘管2007年的新約已沒有印度指導不丹外交事務的條文，印度仍援引兩國共同維護對方國家利益的相關文字，宣稱印度為維護不丹的國家利益、捍衛不丹對洞朗地區的主權聲索，

<sup>1</sup> 中國宣稱是在己方領土上築路。對於中方築路的動機，目前為止未能有明確答案。印度以及西方媒體跟隨印度政府的立場，認為解放軍試圖在洞朗地區尋求軍事擴張，藉由延伸軍事力量實質侵佔不丹領土，或是在中印邊界取得軍事優勢。印度智庫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所發佈的報告則推測，中國可能是為了逼迫不丹繼續該地區的劃界談判，以解放軍過去的行動意圖來判斷，此為合理的推論，請見（Joshi 2017a, 13-16）。另外中方是試圖延伸原有的S-204公路，該公路可通行重型摩托車輛，公路終點相當靠近中印邊界，與印方在Doka La的駐紮地僅數百米之遙。終點有一較寬敞的區域可供大型機動車輛迴轉，故通稱迴轉點（turning point），一般解放軍巡邏車輛在此駐停，人員徒步往介普山脊巡邏至不丹哨所附近後折返。

<sup>2</sup> 中不兩國已舉行24輪的邊界談判，但是自2016年後便未繼續談判。有關談判的轉折參見（Hyer 2015, 102-105）。中不在洞朗對峙結束後於2018年重新開始談判，至今未有新發展，見（The Economic Times 2018）。

因此派軍進入洞朗。<sup>3</sup>

維護不丹領土利益僅為印方的表面理由，並藉由不丹在十日後發佈的官方聲明取得正當性。印度介入是為維護在該地區的軍事優勢與控制權，印度宣稱解放軍的行動對其國家安全造成威脅（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2017），雖然印度政府並未說明威脅為何，一般認為印度的反應與這條道路的戰略作用有關。解放軍的築路方向是由現行車輛可通行處沿著山脊往南，此方向通向介普山脊（Jampheri/Zompelri Ridge），介普山脊是吉姆馬珍山（Mount Gimpochi或稱Gamochen）的一部份，在山頂高地可俯瞰不丹以及俗稱雞脖子（chicken neck）的西里古里走廊（Siliguri corridor），該走廊為印度通往東北七邦的唯一越道，向來被視為極為重要的戰略要地，印度對於任何可能威脅西里古里走廊安全的行動都相當敏感（Singh 2017），況且中印在印度東北省區仍有其他領土爭端，延伸的道路會使解放軍的固定巡邏路線繼續深入該地區，使中國實際控制洞朗地區，進而使解放軍得以監控西里古里走廊，因此，印方認為築路的舉動威脅國防安全，於是派兵進入洞朗阻止解放軍進行工程。<sup>4</sup>

洞朗對峙是1962年中印戰爭以來雙方最緊張的軍事危機，<sup>5</sup>中方對於印度介入的反應遠大於以往的數次邊境衝突，印度立場也相當強硬，嚴詞要求中方退出洞朗地區，中方則否認修路地區是爭議領土，認為其軍隊有權在洞朗地區活動。<sup>6</sup>對於印度的干涉，中方認為中印錫金段邊界早已劃定，邊界並無模

<sup>3</sup> 印不友好條約（Treaty of Friendship）最初為1949年簽署的協定（accord），規範不丹獨立的自治權以及其領土，並由印度負責不丹的國防與外交。為因應時代變遷，兩國於2007年重新訂約。約文中第二、四、六條皆與共同維護雙方安全利益有關。最常被引用為第二條後半的文字。

<sup>4</sup> 印度外交部資深官員在訪談中證實，西里古里走廊的安全確實是印方介入的重要原因，請見（Unnithan and Krishnan 2017）。

<sup>5</sup> 中印關係自2016年開始便走下坡，莫迪政府與中國在諸多事務上多有摩擦，印度對於一帶一路計畫在南亞地區的發展，以及南亞各國與中國關係日益密切也相當忌憚（林民旺 2019），關於中印關係的數據請參見（趙巧佳 2017）。

<sup>6</sup> 從中國外交部第一次對外回應洞朗事件開始，中方一貫的立場是「洞朗地區歷來屬於中國，不屬於不丹，與印度更沒有任何關係。這是不容質疑的事實，有歷史、法理和現地三方面的充分依據」，顯見中方不認同洞朗為爭議領土，請見（陸慷 2017b）。

圖1 洞朗地區邊界與軍事對峙圖示



資料來源：中國外交部所發布之《印度邊防部隊在中印邊界錫金段越界進入中國領土的事實和中國的立場》英文版，另加上筆者的文字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17）。

糊之處，<sup>7</sup>因此中方強烈指責印度軍隊越界侵入中國領土。<sup>8</sup>中國外交部反覆強調，中方並沒有進入印度領土，而是印度軍隊越界引發此次爭端，因此解決緊張對峙的先決條件是印度方面先撤軍；印度則主張，撤軍的條件是中方撤回築路器械。雙方對於誰該先撤軍僵持不下，前線士兵則固守原地持續對峙。

雖然雙方都未放棄透過外交協商處理洞朗爭端，但是雙方同時都為邊境衝突展開準備，解放軍西藏軍區開始進駐大量飛機與重型武力，印度也在錫金與東三省分加強警戒。<sup>9</sup>隨著外交協商遇到瓶頸，緊張情勢也不斷升高。8月2日，中方發表一份措辭強烈的報告，指責印度過去多次越界修建軍事設施或阻擾解放軍巡邏的行為，報告稱中不邊界劃定屬兩國之間事務，印度無權介入此邊界紛爭，而中國有決心「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維護自己的正當合法權益」（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17）。面對中方強硬的要求，印度也未顯露出一絲退縮，印度軍隊持續停留在洞朗，而錫金地區也開始人員與物資的集結，雙方劍拔弩張。

中印都準備使用武力捍衛自身立場，衝突看似一觸即發，但為期兩個多月的軍事對峙卻從未傳出武力升級，除了展示武力外，雙方人員都不曾使用武力，前線官兵也沒有威脅使用武力，在強硬的外交辭令之外，中印軍隊均展現最大程度的克制，緊張情勢一直持續到8月28日。中印雙方突然宣布結束對峙，雙方承諾迅速將軍隊撤出該地區，並承諾將就洞朗問題進行外交協商。對峙後洞朗地區迅速回到6月中前的現狀，解放軍仍進行例行巡邏，印度軍隊撤回邊界另一端，不再進入洞朗。雙方都宣稱已透過外交途徑充分表達己方立場，並獲得對方的尊重與理解（Denyer and Gowen 2017）。一度幾乎要開戰的洞朗危機迅速降溫，在此之前，除了印度內政部長Rajnath Singh一席樂觀看

<sup>7</sup> 中方在對峙過程中不斷強調此條約有效性，原因是印度外交部在6月30日表示中印錫金段邊界仍未議定（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2017）。但實際上印度從未表示洞朗是中印的爭議領土，反而強調是中不的爭議領土，因此雙方爭議之處並不在於是否承認中英會議西藏條約，印度所強調的仍未議定是指三國邊界起點是否從巴塘拉開始一事。

<sup>8</sup> 見中國外交部6月27日例行記者會內容（陸慷 2017a）。

<sup>9</sup> 印方否認有向洞朗地區增兵，數據指出東三省分駐紮兵力達4萬5千人，部分部隊已做好山區作戰準備（Bhuyan 2017）。

待事件解決的談話外（Outlook Web Bureau 2017b），沒有跡象顯示雙方正在進行外交協商，或是協商有正面的進展。

洞朗對峙是很特別的領土爭端，這是大國與小國之間的領土爭端，卻由另一個大國為小國捍衛其領土利益，真正的聲索國不丹不僅沒有派兵，連外交協商都未參與。歷史上很少類似的爭端，比較相似的是殖民時代大國爭奪殖民地的控制權時，小國名義上擁有治權卻無力介入大國的瓜分行動，比如日俄爭奪中國東北。其他類似爭端中的小國則是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比如阿爾及利亞支持撒拉威阿拉伯民主共和國，與摩洛哥以及茅利塔尼亞展開多年的衝突，但是作戰的仍是當地的西撒拉威人民解放陣線。一般而言，這些領土爭端很容易爆發武裝衝突，有些衝突還持續很長一段時間，造成龐大的經濟與人員損失。相形之下，洞朗事件情勢雖然緊張，卻沒有釀成大規模衝突，連有限的區域衝突都沒有發生。

中印在洞朗事件的行動相當值得探討，雙方都認為對方的舉動侵犯了己方安全利益。印度要求中國停止築路，而中國要印度軍隊撤回邊界另一側，雙方都不惜展開軍事動員來威脅對方，雙方的聲明都顯現出威逼外交（coercive diplomacy）的特質（方天賜 2017; Schelling 2008）。在一般的軍事對峙中，雙方都承諾將以武力捍衛自己的利益，明白透露不惜一戰的決心，甚至小規模動武以威脅對手。但洞朗對峙卻不同，中印在整場對峙表現出高度自制，不僅沒有動用武力，甚至沒有以武力要脅對方讓步。<sup>10</sup>這場衝突始終都沒有升級，對於這場對峙為何得以和平落幕，學界雖有若干解釋，但是對於中印對峙本身，以及它與一般軍事威逼的不同處，似未有深入探討。如果類似事件再度發生，吾人如何衡量中印雙方是否真的會以武力捍衛自身利益？是哪些因素能夠使緊張的情勢趨緩，讓雙方在運用武力威逼的同時，又能控制情勢不讓衝突輕易升級呢？

從軍事威逼的角度來看（Sechser 2011），洞朗事件留下一些疑竇：雙方的威脅都由武力作為後盾，在對峙過程中動員的幅度與外交緊張的程度，似乎

---

<sup>10</sup> 雙方都不曾以最後通牒的形式威脅對手撤軍，但是雙方都聲稱如果對方動武的話會以武力還擊。



都顯示他們的要求並非廉價的信號（cheap talk）。雖然雙方並未以國內民意來增強自身威脅的可信度（Schultz 2001; Ramsay 2004），但是雙方在邊境進行的武力展示卻是貨真價實，中印軍隊都投下大量人力物力，為開戰做好準備，中方還舉行了數次軍演。在互不相讓的情勢下，中印很可能擦槍走火，開啓一場邊境戰爭。如同八月中對峙正緊張時，智庫分析師Joshi所言：「若說衝突不會升級就未免太過自滿」（Gowen and Denyer 2017），在危機進行中，誰也無法確定第二次中印戰爭會不會因此開打。但是洞朗衝突降溫的速度之快，令人出乎意料，幾乎沒有人能預料對峙會突然結束，在撤軍的過程中雙方也沒有再發生摩擦。雖然洞朗地區的主權問題仍未解決，危機卻隨著撤軍而迅速消逝，而且至目前為止都未再傳出衝突。

這是否代表印度的威逼成功，而解放軍的威逼為廉價信號？還是雙方都沒有意願開戰？是什麼因素促成中印這麼快就結束一場緊張對峙？他們為何能夠達成協議，是否與中印在對峙中採取的行動有關？還是與雙方軍事實力差距有關？反之，在什麼情況下洞朗衝突極有可能會升級？中印是否能在未來避免類似衝突發生，若果真再次發生，是否還會和平落幕？這都是本文試圖解答的問題。

本文從領土爭端引發軍事對峙的特性出發，解釋為何中印在1962年來經歷數次軍事爭端，卻未發生大規模武裝衝突的原因。本文目的並非建立軍事威逼的一般性解釋，相反的，本文強調中印邊境衝突以及洞朗對峙有其特殊之處，長期處於軍事緊張的宿敵（enduring rivalry）在面對軍事危機的時候，會採取有利於危機降溫的行動，雖然雙方的承諾問題（commitment problem）很可能使衝突擴大，但是他們對於對手的開戰決心以及意圖卻較容易掌握。中印反覆的邊境摩擦，使雙方在面對類似事件時有固定的管理模式，雙方的行動都避免讓衝突有擴大的可能。中印邊境摩擦都發生在雙方爭議領土上，雙方將管理領土爭議的模式應用到洞朗，有效防止衝突升級。再加上洞朗長年的領土爭端使其本身成爲一個緩衝地帶，讓中印對於對方在該區域的活動有一定的容忍度。換言之，雙方雖時常處於緊張的危機中，擴大武裝衝突的意願卻偏低，即便邊境前線發生摩擦，雙方都會希望避免衝突升級。洞朗地區尤其特別，由於印度在此區域沒有領土聲索，使得洞朗作爲緩衝地帶的作用又特別明顯，在雙方都

無意動武的情形下，中印武裝衝突的機率進一步降低。

以下討論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敘述學界對於洞朗事件和平落幕的解釋，之後依據衝突理論提出本文的主要論述。第三部分敘述洞朗對峙事件的細節，然後以中印雙方的衝突行為做理論性的驗證，結論將討論中印邊境衝突的未來展望，進一步分析洞朗或中印邊境再度出現軍事對峙的可能性與形式。

## 貳、洞朗事件文獻回顧

### 一、常見解釋

關於洞朗事件的結果，學界與政策圈傾向以下數種不同解釋。部分學者認為雙方的克制來自於中方對改善雙邊關係的期待，如方天賜（2017）指出中共國內政治扮演的重要角色。由於中共十九大即將於10月召開，該次會議將修憲確立習近平的長期領導，中共不希望在十九大之前與他國展開武裝紛爭，若外交失利，或貿然開啓戰端卻戰事不順，會直接損及習的領導地位，使十九大的規劃生變。他也指出，中國需要維持與印度的外交關係，尤其希望印度不要缺席2017年9月在廈門舉行的金磚五國峰會。對峙期間曾傳出莫迪可能缺席峰會，而印度在金磚五國中舉足輕重，身為主辦國，中方希望峰會順利進行，因此希望在峰會開始前解決洞朗對峙。這樣的論述大致符合Fravel（2008）的研究，他發現中國政府在內部政局動盪時，會積極以談判解決領土爭端，但中方在事件中或結束後都不尋求劃定爭議邊界，這可能是因為習近平認為洞朗領土爭議不太可能在十九大前解決，而就算成功談判洞朗問題，也不會為十九大帶來利多。<sup>11</sup>

兩國政府都面臨國內輿論的壓力，中方不敢貿然讓步落得領土失守的惡名，印方則擔心退兵給民眾向解放軍示弱的印象，使任何改善關係的努力很可能招致輿論批評。但周匯惠（2018）指出，印度國內反對衝突的聲音對莫迪

---

<sup>11</sup> 事實上當時北京更重視、也更容易影響習近平權威的，應該是北韓試射導彈以及南韓準備接受部署薩德的問題，即使中印在邊境開戰且失利，對中國安全的負面影響遠不及韓半島的緊張局勢。



政府帶來壓力，印度政府曾試圖說服反對黨支持政府在洞朗持續對峙的立場，民衆對中印經濟關係的負面影響也使印度政府希望洞朗事件和平落幕。<sup>12</sup>謝超（2019）的研究則顯示，莫迪政府並未因爲在洞朗對峙期間前後態度不一致，而受到民意輿論的譴責，莫迪與其政黨的支持率未受此爭端影響。他認爲印度政府很有效地避免讓洞朗議題成爲輿論焦點，使政府在談判過程中能獲得更多空間，在傳遞願意和解的訊息時，能規避國內的批評。這使的印方不需要在對峙中擺出過於強硬的立場，有助於避免誤解。

Blank（2017）認爲洞朗事件是北京試探印不關係的舉動，有鑑於印度軍事實力增強，以及中印在區域戰略的針鋒相對，中共想瞭解印度是否會對國防外交極爲依賴印度的不丹伸出援手，以此作爲日後對區域內其他國家施加壓力的樣版。在試探過新德里的反應後，中方已達成目標，於是態度改變，配合印度撤兵。Jash（2017）看法則相反。他認爲北京很可能在事前誤判印度的反應，印度派兵介入以及堅定不屈的態度，讓北京最後知難而退。

也有論者指出，印度在該地區的軍事實力增長形成有效的嚇阻，相對權力的改變可能使解放軍投鼠忌器，不敢輕起戰端（Bhaumik 2017; Biswas 2017），最後促成事件和平落幕。印度國防部長Arun Jaitley曾在6月30日公開宣稱，洞朗的情勢與1962年中印邊境衝突不同，2017年的印度也非同日而語，警告意味濃厚。<sup>13</sup>印度軍事實力多年來隨著經濟大幅成長，而且雙方都已經都是擁核國家，解放軍已無法像1962年那樣打一場所謂的「有限戰爭」。另外，印度在洞朗地區具有居高臨下的軍事優勢，印度的軍營位於對峙點附近山脊，補給路線暢通，且印軍在山脊上有多處永久軍事設施，反觀解放軍需要長途跋涉至該地區，補給線較弱。孫西輝（2018）看法則相反，他認爲中印經濟與軍事實力都有一定差距，中方在總體戰力上佔了絕對優勢，<sup>14</sup>解放軍在

<sup>12</sup> 不過薛健吾（2017）指出，因爲雙方的經濟互賴程度並不明顯，對經濟合作前景的預期不太可能是雙方展現自制的因素。

<sup>13</sup> 原文爲“The situation in 1962 was different and India of 2017 is different”。參見（The Times of India 2017a）。

<sup>14</sup> Venkatachalam（2017）也有相同看法，兩位都從國家整體軍事實力來做衡量，但是若單論洞朗與錫金地區，其他論點指出解放軍並不佔有絕對優勢，因爲印度在此駐有重兵。

洞朗對峙過程中透過軍演、閱兵展示實力，展現以武力驅趕越界印軍的決心，而印方無意在洞朗動武，最後撤軍。

這些論點藉由國內外的因素解釋了為何雙方展現克制、避免軍事衝突升級，但卻不容易解釋為何雙方對峙長達兩個月，而這兩個月中都沒有讓步的跡象？中方在總體軍事實力較強，但解放軍在該地區並不享有軍事優勢。如果中印忌憚戰爭結果可能對己方不利，為何在對峙開始後動員部隊，使局勢更加緊張？而即便中方對於印軍跨越邊界相當不滿，卻未採取積極行動將印軍趕出洞朗，若說中方只是虛張聲勢，那麼對峙為何會持續兩個月之久？而僵局又為何在兩個月後毫無預警地突然打破？若9月初的金磚峰會是中共必須注意的時限，中共為何有信心能在峰會前結束對峙？為何協議能在8月底達成？不論是國內或是國際因素，都是外生於兩國領導者對於洞朗事件的認知，領導人固然要考慮國際支持、國內輿論、政府內部意見、軍隊作戰能力等等，但根本上必須要思考洞朗是否值得開戰，若要和平解決，又需要在該地區採取什麼行動，才能維護自身利益又避免衝突？

本文認為以上分析都有可取之處，但未將洞朗事件本身作為探討的對象，要理解洞朗對峙的轉折，需聚焦於這場對峙本身的性質。洞朗對峙顯然有其特殊性，中印不會在此區域有過重大衝突，該地區主權爭議與印度不直接相關，但仍舊是一個長年未解決的領土爭端，這些性質使洞朗對峙與一般軍事爭端不完全相同。以下將以兩個理論架構作為討論基礎，為洞朗對峙為何沒有升級提供解釋。

## 二、反覆邊界衝突與緩衝區對衝突升級的影響

中印邊界雖然時有衝突，但是雙方在反覆紛爭中開始試圖管理衝突，避免軍事升級，此行為模式明顯影響到雙方在對峙期間的行動。衝突升級理論（step to war）的研究證實，軍事衝突往往從小規模的摩擦開始，在特定情況下逐漸加溫，最後升級為大規模戰爭（Colaresi and Thompson 2005; Senese and Vasquez 2008; Owsiak 2017）。<sup>15</sup>越頻繁摩擦的國家，越容易發生衝突升級，

<sup>15</sup> 此處所說的衝突，泛指雙方使用軍事力量恫嚇威脅、或以武力攻擊對手的事件，衝突

有關宿敵（enduring rivalry）以及軍事爭端的研究指出，與國家利益越切身相關的爭端，尤其是領土爭端，容易引發國家使用軍事手段。交戰方在反覆的衝突中樹立敵意，在各自的國內形成同仇敵愾的情緒，敵對情緒隨著時間累積，最後衝突很容易升級為戰爭（Diehl and Goertz 2001; Mitchell and Thies 2011; Huth 1996）。<sup>16</sup>

但是低強度的武裝衝突發生的越多，兩方開戰的機率反而會變小，Senese與Vasquez（2005）將此現象稱為衝突的儀式化（Ritualization of conflict）。<sup>17</sup>這是由於雙方在多次武裝衝突後，逐漸學習彼此的行為模式，瞭解避免衝突升級的辦法，他們的衝突不再一次接著一次升高，在儀式化的衝突中，衝突的發生往往代表一種政策宣示，表現以武力捍衛立場的決心。在反覆未決的領土爭端中，不時重申對領土的立場對爭端國來說是必要的，但是多數時候，這種儀式化的低度衝突不代表國家決定全面開戰。

另一方面，頻繁的衝突代表兩方的歧見很難解決，也很難使用武力一勞永逸的解決，在此狀況下，雙方無法取得獲勝的先機，因此容易造成長期的緊張關係。雙方在軍事外交上展開競爭與頻繁的相互試探，彼此懷有一定程度的敵意，但是在行為上自我克制，不願輕易與對方開戰，他們偶爾會發生軍事衝突，但是通常在雙方克制下降溫，久而久之，雙方也發展出對於類似危機的相應方案，這些方案限制了衝突的範圍、規模、持續時間，避免意外造成戰爭爆發（Azar 1972）。

從理性選擇的角度來看，頻繁的軍事衝突事實上有利於和緩資訊不對稱的

---

事件可能釀成國際危機，但是可能沒有人員傷亡，或是傷亡人數非常少。學界最廣為人知的操作性定義為UCDP所提出的標準，在任一年內死傷人數超過25人可定義為衝突事件，該定義事實上排除了洞朗事件或大多數1962年以來的中印邊境衝突。在本文中，衝突一詞代表至少一方使用或展示軍事武力，並可能造成衝突升級的事件，而戰爭，則是交戰方投身所有國家武力的大規模衝突，戰爭死傷人數多，對參戰國的社會民生影響巨大，發動戰爭的代價高昂，理性國家領導人應尋求避免衝突升級為戰爭。

<sup>16</sup> 但是政治制度會造成一些衝突升級的限制，如Huth與Allee（2002）的研究指出民主國家間較不容易為領土爭端輕言動武，另參見（Gibler 2007）。

<sup>17</sup> 此結論是基於檢視冷戰時期的跨國軍事化衝突（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MIDs）所得出。實證模型估計當雙方經歷超過30次MIDs，戰爭發生的機率會開始下降，關於最早的討論請見（Mansbach and Vasquez 1981）。

問題，在一般的狀況下，由於敵對雙方皆有意誤導對手對於開戰的判斷，他們傾向隱藏自身實力或是誇大開戰的意願，試圖誤導對手並逼迫對手讓步，資訊不對稱使衝突雙方經常錯估對手實力或動武決心，導致衝突在意料之外發生（Fearon 1995; Reed et al. 2008; Powell 2006）。如果敵對國家經常性地發生低強度的衝突，他們較容易經過多次交手後推測對手的作戰能力，他們不只瞭解對方實力，<sup>18</sup>也漸漸會瞭解對手的要求，他們會更清楚對手以武力抗衡的決心，以及對於特定行動的反應。由於衝突反覆發生，顯示沒有一方能獲得壓倒性勝利，因此雙方一旦發生衝突，雙方都可能承擔高額的損失以及曠日廢時的戰事，在衝突損失高而對手資訊相對明確的狀況下，雙方尋求避免衝突的意願會更高（Blainey 1973; Wagner 2000），他們會較容易推測衝突升級的條件以及戰爭的結果。當然，在較為瞭解對手實力的前提下，當任何一方有十足把握能贏得戰爭時，全面性的戰爭便不可避免，但如果沒有一方可以確定會獲得壓倒性勝利，也無法阻止戰敗方卷土重來的情形下，對於衝突結果的不確定性會使雙方避免衝突升級，雙方因而尋求非武力的解決方案，儘管這些方案很可能是暫時性的，僅解決衝突升級的風險，無法根絕衝突再度發生的可能，但在任一方能取得獲勝的優勢之前，雙方會遵循一定的模式降低敵意，避免衝突擴大。

洞朗事件的另一個特徵，就是對峙並非發生在中印爭議的領土，而是發生在不丹聲稱的領土上。由於夾於兩個區域大國之間，不丹事實上有作為中印緩衝國的作用。一般而言，緩衝國是地理上位於敵對大國之間的小國，且軍事實力無法與任何一方抗衡，緩衝國在大國競爭中具有調節衝突的作用。大國往往利用緩衝地帶來避免立即的、全面的軍事對抗，歷史上許多小國都扮演了拖延或減緩大國衝突的作用，比如拿破崙時代的義大利北部邦國是法奧的緩衝地帶、19世紀的阿富汗避免沙俄與英國直接對抗（Schroeder 1996）、比利時長年做為德法之間的緩衝國等。這些緩衝國的設立是大國合作的結果，他們的存活也

<sup>18</sup> 衝突的結束有賴於資訊揭露，戰場的資訊會協助交戰雙方揭露彼此實力，在瞭解戰爭可能的結果後，雙方才有動機結束戰爭，相關文獻請參見（Reiter 2009; Wolford, Reiter and Carrubba 2011）。

有賴大國的保證，緩衝國不僅在地理上分隔大國，也做為大國試探對手意圖的第一道防線。

但是不能否認，大國合作可能是一時的緩兵之計，敵對雙方仍可能在不久的將來併吞緩衝國，一旦任一方試圖染指緩衝國，另一方就會有所警覺並做好軍事對抗的準備，因此當兩鄰近大國在緩衝國發生爭端，就容易導致大國為爭奪緩衝國而發生衝突。Fazal（2007）指出緩衝國最容易面臨併吞的危機，因為雖然干涉緩衝國的成本較低，直接控制緩衝地帶更能保障大國安全，尤其在大國雙方互不信任、深陷安全困境時更是如此，德俄合作瓜分波蘭即為著名的實例。Fazal（2007）的研究發現二戰後的緩衝國經常能得到生存保障，原因在於二戰後國際社會逐漸建立所謂「反對國家征服的規範（norm against conquest）」，在美國主導下，違反或侵犯國家主權的行為被譴責、阻止或懲罰，國際上越來越少侵略他國或強制轉移領土的行為，劃定的邊界使國家較不容易被侵略，弱小的緩衝國即使夾在敵對大國之間，也因為大國尊重已劃定邊界而得以生存。這代表當一個大國試圖侵犯緩衝國邊界時，就容易引起其他大國的介入，爭奪對緩衝國的控制，也就較容易發生武裝衝突，甚至升級為兩大國的全面戰爭。

Atzili（2007）從類似的觀點觀察非洲，他認為已劃定的邊界使非洲國家不需要擔心外部威脅，因此缺乏發展強大的國家強制力的動機，內部政治也不以凝聚單一的國家認同為目標，因此造就許多治理敗壞且內部鬥爭嚴重的現代非洲國家。<sup>19</sup>確立的邊界（settled border）使的雙方在違反或捍衛主權的行為上有共同的標準，譴責或懲罰違規行為也就越容易，並且更具正當性。Gibler（2007; 2014）也發現，國家邊界的確立以及不可侵犯性使的領土紛爭大為減少，由於缺少最容易引發戰爭的爭端，國家間傾向以非武力手段解決紛爭。在這樣的狀況下，以談判方式重新劃界或轉移領土變的較為常見，而以武力脅迫或佔領領土就不再是常見手段（Gibler and Tir 2010; Goertz, Diehl and Balas 2016）。

綜合以上討論可以看出，在面對公然違反既定疆界的行為時，國家較容易

<sup>19</sup> 缺乏外部威脅造成的政治影響可參見（Gibler and Miller 2014; Gibler 2010）。



採取軍事手段回應，此時動用武力具正當性，國際社會也較願意伸出援手譴責侵略者，由於其他國家可能介入，使得公然挑釁既定邊界的行為在二戰後較不容易發生，但是在面對爭議領土問題時，由於參與爭議的各方都宣稱該領土的主權屬於自己，各方都會採取行動聲索該領土，比如定期巡邏、定居、建造設施、或是修建界碑等等。當爭端國在爭議邊界狹路相逢時，往往會動用武力來捍衛自己的領土聲索，但是爭端國在此升級衝突的意願較低，因為在這些爭議地區使用武力的正當性較弱，而且衝突一旦擴大，由於各方都很願意捍衛領土利益，戰爭代價將會很高昂，這點尤其在延宕未決的領土爭端中特別明顯，雙方不斷在競爭對領土的聲索，爭端國更在乎宣示對該領土的立場，以及展現捍衛其領土的實力，因此他們很可能進行軍事威逼，但是不願意輕易擴大衝突。

作為中印之間的小國，不丹很顯然具有緩衝國的地位，但是與歷史上的緩衝國命運不同，印度承襲了英國對不丹的掌控，自不丹獨立以來，外交事務皆由印度代理或指導，即使在2007年後，印度仍然保留對不丹很大的干涉權。由於國防由印度負責，不丹的領土利益幾乎完全由印度來管理，印度幫助不丹防衛邊界，可說是印度對中國的延伸嚇阻（Huth 1988），因此洞朗事件雖然有三個參與國，實際上只有中印有意願與能力參與整起事件。<sup>20</sup>中共建政以來，北京從未挑戰印度對不丹的影響力，即使北京對印度併吞錫金王國一直頗有微詞，而且中印在藏南地區有大片爭議領土<sup>21</sup>，但中國從未威脅侵略不丹，或是採取行動讓不丹擺脫對印度的依賴。這意味著不丹的主權是由中印兩國共同同意的，實際由印度提供軍事保護，兩個大國尊重不丹的邊界，北京會避免涉入不丹的外交與國防事務，一旦中共試圖奪取不丹的領土或是外交控制權，就會打破現狀而引發印度強力干涉。

如果洞朗事件象徵中印兩國開始爭奪對緩衝國的控制，那麼雙方應該有很嚴重的承諾問題（commitment problem），任何一方都會試圖率先控制不丹，任何明文協議都無法保障不丹不受侵犯（Rider and Owsiak 2015），而中印兩

<sup>20</sup> 不丹在洞朗區域設有哨所，但是離推測的對峙地點應有一段距離，不丹皇家軍（The Royal Bhutan Army）未參與洞朗事件。

<sup>21</sup> 印度稱為阿魯納恰爾（Arunachal）邦。1986年印度在此設邦，中共至今未承認印度擁有此地區主權。



國可能會爭取不丹控制權而開戰。但洞朗事件還不足以代表中方有奪取不丹的野心，周遭大國與穩定的緩衝國有領土爭端時，大國干涉爭議領土是可以預期的，這正是洞朗的狀況。在此地區，不管是中國或不丹都有可能進行軍事活動，而印度會為不丹的領土聲索而進行軍事活動，三方都認為自己有權在此區域活動，對於中印雙方來說，他們為洞朗爭議動武具正當性，他們也瞭解對手同樣會聲稱其行動為正當。解放軍很早就開始在洞朗地區定期活動，印軍在多卡拉邊境上的活動也相當頻繁，這讓中國對此地區的領土野心不同於對不丹整體的威脅。無論是解放軍的巡邏、築路行動、或是印度跨界修建碉堡、乃至於印軍在對峙期間的越界行為，都不代表任何一方企圖吞併不丹，僅能代表中印雙方都試圖捍衛對此地區領土歸屬的立場，或者試圖實際控制未定歸屬的領土。

中印都瞭解洞朗對峙不單純是中國與不丹的領土爭議，它是一個很可能引發印度介入的爭端，儘管中方指證歷歷譴責印軍越界，中共深知在洞朗地區的越界，與印軍在其他既定邊界的越界不同，解放軍不會針對越界立刻發動反擊，也不將之視為對中國領土的侵略野心。至於洞朗對峙該不該升級，必須考量發動戰爭後的效益。洞朗地區因此在形式上相當類似其他的中印爭議領土：它容易引發中印衝突，但衝突僅限於爭議地區，並不牽涉國家領土完整被侵犯或控制不丹的問題。

## 參、中印對峙的衝突與克制

本文認為洞朗對峙之所以能夠僵持很長時間而未能升級為武裝衝突，與中印邊界互動的模式以及爭端發生的地點有密切關係。雙方在東西段邊界的固有領土爭議由來已久，中方認為1890年中英會議藏印條約所訂的邊界為吉姆馬珍山（Mount Gipmochi），而印度與不丹則堅持邊界在巴塘拉（Batang La）<sup>22</sup>。不同於以往中印慣習以祕密外交商討爭議，此次對峙雙方對外立場都

<sup>22</sup> 中印所稱的三國邊界交會點（tri-junction point）是整個領土爭議的核心，之所以造成意見相左是因為條約指出該邊界以吉姆馬珍山為分界點，且邊界沿著分水嶺劃定，但中方所指的吉姆馬珍山並非分水嶺所在。而且吉姆馬珍山的確切位置也難以確定，許

相當強硬（Haidar 2017），由於領導人在公開聲明下難以做出明確讓步，使洞朗事件難以像過去的衝突透過外交協商降溫。下文討論本事件中，中印雙方的展現的態度與鋪陳事件詳細經過，然後說明第二部分的理論如何用來觀察洞朗對峙的過程。本文認為洞朗衝突得以和平解決的理由有三：開戰的損失過大，且無法保證解決邊界劃定問題；第二，中印已習於以反覆的低強度衝突展現決心，不尋求以致命武力解決中印領土爭端，此特徵也沿襲至洞朗事件；第三，洞朗地區作為爭議領土，是三國衝突的緩衝地帶，中印在該地區的行動不代表尋求領土野心，雙方動武解決紛爭的動機較弱。下文將說明洞朗對峙為何沒有升級，而且升級機率不高。

## 一、外交緊張下的對峙

在印度派兵阻擾中方修路後，軍事對峙即開始，但是直到一週後中方封閉中印邊界的乃堆拉山口通道，外界才得知中印在洞朗對峙的消息。<sup>23</sup>從對峙開始後的緊急軍事調動來看，中方並未預料到印度反應會如此強烈，據中方指出，中國駐軍曾兩次事先告知印軍築路的計畫，但是在解放軍開始築路兩天後，武裝印軍便帶著重型機具進入洞朗阻止築路。<sup>24</sup>從6月26日第一次公開說明洞朗對峙開始，中國外交部頻繁地對洞朗情勢發表聲明，而且譴責口吻一次比一次強烈。在7月3日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說道：「印度派遣武裝力量越過已定邊界，違背了歷史界約，違背了《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的基本原則，性質非常嚴重」（耿爽 2017a）。8月2日中方發表了《印度邊防部隊在中印邊界錫金段越界進入中國領土的事實和中國的立場》文件，文件最後保留了動武的可能性（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17）。事實上，自對峙開始後，解

---

多英殖時期的地圖所指的吉姆馬珍山又稱Gyemochen，但現代地圖所稱的Gyemochen並非中方所指的吉姆馬珍山，而是該處東方五公里遠的另一座山，詳細地圖請參見（Joshi 2017b）。

<sup>23</sup> Chengappa與Krishnan（2017）的報導稱對峙的遠因為解放軍在6月初摧毀一座不丹皇家軍使用的碉堡，但是中印雙方都未曾提起此事件，而且該碉堡很可能是印方很久以前所建，中印雙方在該處相互摧毀宣稱越界的設施已行之有年。

<sup>24</sup> 中方於5月18日和6月8日告知印方修路計畫。此段細節請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17）。

放軍即向洞朗地區增派軍事人員，西藏軍區開始進駐大量軍機以及重型車輛，7月中旬，解放軍的山地旅在西藏軍區進行多次實彈演練（張謙 2017；BBC China 2017；Pandit 2017b），威嚇意味濃厚。

但另一方面，不難看出中國政府在嚴厲聲明中仍然保留商談的餘地，中方強調這與過去雙方在爭議領土上的衝突「有本質上的區別」（耿爽 2017c）。這表示中國政府把洞朗事件與其他邊界衝突分開處理，不會把中印的領土爭端做為洞朗對峙升級的條件，反之亦然，基本上表明中方避免全面戰爭的意願。此外，中方外交部雖然嚴厲譴責印度，在用詞上卻盡可能避免「侵略」或「侵入」這種引起軍事反應的字眼，僅使用「越界進入中國領土」（incursion into Chinese territory）的說法。中國外交部此舉讓解放軍有更寬鬆的反應空間（章成 2017）。只要印方不挑釁或主動開火，解放軍也不需主動採取行動。同時，外交部還多次聲明，中印間的官方溝通管道暢通無阻。<sup>25</sup>在8月2日中方發佈立場文件後，外交部表示「中方的做法展示了高度克制」（耿爽 2017d），這都說明中方不樂見衝突升級。

印度也堅守立場但同時呼籲外交解決，除了國防部長Arun Jaitley的前述聲明顯示印度不排除軍事對抗外，印度外交部長Sushma對議會說明印度立場時，也表示印度會持續尋求與中方對話解決爭議（The Tribune 2017）。<sup>26</sup>印度國務部長Jitendra Singh在查謨（Jammu）表示印度已準備好面對來自「內部與外部」的威脅（The Hindu 2017），顯見印度政府已設想中印開戰後的可能發展，印度可能必須與中國、巴基斯坦和喀什米爾民兵同時作戰。印度在回應中國的越界質疑時，強調洞朗地區邊界點未定，並聲稱中國擅自訂定邊界線起點（意指中方所稱的起點自吉姆馬珍山）的行為違反2012年兩國協議（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2017）。據稱印度曾透過外交管道提議，中方由對峙點後撤250公尺，印度即退兵，但遭中方拒絕（Miglani

<sup>25</sup> 參見中國外交部的6月29日、6月30日、以及7月5日的例行記者會答問（陸慷 2017c；2017d；耿爽 2017b）。

<sup>26</sup> 印方重提莫迪與習近平在2017年6月8日上海合作組織峰會達成的阿斯塔納共識（Astana Consensus），在該場雙邊會談中，中印雙方都同意透過對話與合作來管控雙邊爭端，莫迪特別強調必須尊重雙方的核心利益（Jain and Roche 2017；Zhang 2017）。

2017)。

雖然雙方在軍事外交上劍拔弩張，對峙現場的人員卻顯的相當克制，一開始印軍在築路地點圍起一道人牆阻止工程 (Pandit 2017a)。期間雖傳出兩方互相推擠、拉扯的情事，但在整個對峙期間，沒有任何武裝人員使用武力，解放軍與印軍在對峙地點的人數也不固定，印度在對峙不久後就撤出部分人員裝備，雙方在對峙地點圍起人牆，兩方相隔百餘米。<sup>27</sup>嚴格說來，洞朗對峙真正引人注意的不是對峙地點所發生的行動，而是雙方的武裝動員，尤其是中方在西藏軍區的大幅動員。儘管對峙地點沒有暴力衝突，也沒有人員傷亡，雙方還是有可能突然發動攻擊，進而升高衝突，演變為核武國之間的戰爭。雙方看似蓄勢待發，印度軍隊宣稱已準備好在洞朗地區展開長期對抗 (Bhaumik 2017)，而解放軍則有決心要把違法越界的印軍逐出。

由於對峙的緊張，使得發生在對峙地點之外的衝突格外引人注目，就在洞朗情勢一觸即發之際，衝突蔓延到中印邊界其他地區，8月中，中印巡邏隊在近巴基斯坦的班公湖發生肢體衝突，除了舉旗宣告入侵領土、互相拉扯，雙方還互相投擲石塊 (Woody 2017)。<sup>28</sup>過程中有數人受傷，但是仍沒有任何一方威脅使用武器，隨後也沒有武裝行動的報復，一直到一週後雙方宣布停止洞朗對峙為止，其他爭議邊界區都未傳出衝突事件。此事件正好發生在印度獨立紀念日，背後是否有政治意涵目前尚無法確定，事件起因雖然是中方巡邏人員進入印度的實控區，但是由於該處邊界不明確，這種宣稱越界而起的衝突其實相當常見，衝突也很快就平息 (Singh and Kazmin 2017)。<sup>29</sup>很難證實班公湖事件與洞朗對峙有直接聯繫，或是中印雙方有意藉西段邊界衝突來傳達不退讓的

<sup>27</sup> 對於雙方在對峙地點的人員數，至今未有明確資料，一般較有共識的數字是兩方各有300至400人在現場，據信到了7月底時，印軍滯留的人數已降至50名以內，新浪網提及印方越界時曾攜帶帳棚，顯見有長期對峙的準備 (Pandit 2017c; 新浪軍事 2017)，印度媒體稱有3千名解放軍在對峙地點後方集結 (Outlook Web Bureau 2017a)，但此資訊未經其他管道核實。

<sup>28</sup> 不同於洞朗，此處為中印爭議領土，雙方向來都在宣稱的實際控制線內巡邏，過去偶有零星衝突。

<sup>29</sup> 中方堅稱並未跨越實控線 (閔子敏 2017)。關於誰先挑釁以及擲石，眾說紛紜難以核實。但是中印雙方舉旗驅逐是標準作業，雙方拉扯、推擠等肢體動作在中印未定領土與邊界是很常見的行動。

訊息，該事件更像一個未預謀的意外，但有鑑於洞朗正進行對峙，該事件獲得相當程度的關注。

表1 2017年中印洞朗對峙重要事件一覽

時間	事件
6月16日	解放軍在洞朗地區築路
6月18日	印度派兵越過邊界阻止修路工程，對峙開始
6月26日	中方對外界承認發生對峙事件並確認關閉乃堆拉山口通路
6月29日	不丹政府發表聲明反對中方築路
6月30日	印度外交部對洞朗事件發布聲明
7月3日	中國外交部回應印度，指責印軍違反條約，非法越界
7月18日	中國中央電視台發布共軍於青藏高原演習的錄影
8月2日	中方發表《印度邊防部隊在中印邊界錫金段越界進入中國領土的事實和中國的立場》文件
8月15日	中印巡邏隊在西段爭議邊界的班公湖發生肢體衝突
8月16日	中印邊界人員在乃堆拉舉行會談
8月28日	中印雙方發表共同聲明撤出洞朗地區，對峙結束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即使互擲石塊比一般的推擠來的激烈，但班公湖的衝突並未令觀察家認為中印已瀕臨開戰，該衝突正是中印邊境衝突模式的寫照，雙方都認識到在未定邊界上行動很容易與對手發生衝突，也都認識到衝突有擴大的風險，即使有小規模衝突爆發，雙方仍然不願意輕易升級衝突，邊境守軍也不使用武器。洞朗對峙有相同特徵，儘管有攜帶輕武器，雙方仍選擇用肢體衝突，不動用致命武力。在外交上，雙方都在公開提及和平解決爭端的意願與條件，如果和平解決洞朗對峙是雙方的目標，那麼似乎很容易達成協議，但在強制威脅情境下卻沒有這麼簡單，以軍事動員做為要脅來顯然無法降低衝突，在威脅下讓步亦有可能招致國內民衆反感。中印都面臨幾個關鍵問題：對方的軍事威逼是否為



真？繼續對峙下去是否會因為誤會造成衝突升級（資訊不對稱問題）？如果先撤兵，對方是否會遵守諾言也撤兵（承諾問題）？換言之，雙方要確定對方是真心尋求和平，就算要動武解決，也要有把握能一勞永逸解決洞朗爭議，對任何一方而言，戰爭必須有效降低對方捲土重來的機會，才有動機升高衝突；如果對峙和平落幕，那麼中印都要確定，在達成對方要求後，對方不僅會依言撤兵，還能夠保證未來不再發生類似行動。

## 二、為何中印未擴大衝突

### （一）戰爭代價

有鑑於山區邊境的作戰性質特殊且補給困難，中印領導人必須考量以下問題：開戰是否能獲得勝利？即使獲得勝利，是否能取得己方想要的領土利益？當然，雙方也可能藉由戰爭來解決爭端，依戰爭結果對洞朗領土做出分割或明確劃界，但是由於雙方（或說三方）在洞朗都相當堅持己見，就算簽訂協議，未來仍可能有某一方對協議不滿而再起戰事，這是典型的承諾問題，因此除非中印某方有把握用戰爭解決洞朗爭議，輕起戰端的結果可能無端承受戰爭損失，卻仍舊無法保有洞朗。

若中國只需面對不丹，那中國可能很願意動用武力取得洞朗，但印度長年介入不丹事務，中國不斷呼籲尊重不丹是個主權國家，顯見它非常瞭解印度一定會介入洞朗爭端，在此前提下，動用武力代表難免與印度開戰。因為中方很明確地要將印軍趕回另一側，升高衝突的決定很可能由中方開始，印度再決定要不要隨之升級，一但動用武力驅逐印軍，印度可能增派軍隊，堅持在對峙處阻擾，那麼雙方就很有可能開戰。

洞朗地區的地形並不適合大規模作戰，但是可預期衝突會擴及邊境全線而不僅限於洞朗地區，雙方領導人在評估動武時也不可能假設衝突只會侷限在對峙地區。而中印一旦正式開戰，代價將相當龐大，戰事將曠日廢時。Arun Jaitley關於「印度並非1962年的印度」所言不虛，印度近年來不斷提升中印邊境的武力，包括更多的軍事設施、更多空中與地面部隊的進駐、成立山地打



擊軍團（Mountain Strike Corps）等<sup>30</sup>。印度在邊界佔有人數優勢以及山區作戰經驗（Brown 2018），在東部邊境就駐紮了71以及56山地師，在對峙期間，印度陸軍動員位於錫金的17與27師至中印邊界（Shukla 2017; Gokhale 2017; Unnithan and Krishnan 2017），如今印度在中印邊境全線都已經做好與中國或巴基斯坦進行軍事衝突的準備。中共的軍事發展成果同樣顯現在邊境防衛上，解放軍在拉薩與日喀則機場的動員不僅顯示北京的決心，也顯示解放軍有能力在短時間內向錫金邊境增兵，解放軍武器稍微先進，並部署許多防空設施與短程飛彈，但是補給線過長，在邊境山區沒有足夠的機場，解放軍在地面作戰上無法取得絕對優勢。

客觀來說，中印雙方都沒有把握能在邊境山區打一場勝仗，雙方都缺乏可迅速壓制對手的軍事能力。邊境多山的作戰環境使雙方動員的速度受到阻礙，再投入更多兵力之前，必須用一週左右的時間讓士兵先適應高山氣壓，山區氣候更限制了適宜作戰的月份，進入冬季後補給和作戰都會變得困難。<sup>31</sup>因此如果中印要在洞朗動武，必須速戰速決，解放軍不僅要在發起攻擊後迅速佔領洞朗地區，也要在入冬前在其他邊境地區與印軍作戰並取得優勢，才能爭取談和。如果衝突持續拉鋸，勝負難分，雙方最終以談判達成協議，結果很可能僅維持洞朗地區的現狀，雙方付出戰爭代價，卻沒有改變洞朗的控制權。戰爭的持續時間將會呼應前文所提的中共內部政治問題，戰爭若在夏季開打，很有可能會拖到十九大開幕仍未能分勝負，那麼習近平鞏固權力的計畫就可能生變。

即使戰爭有利於中國，最後中方在協議下取得洞朗，由於印度多卡拉軍營離對峙地點很近，印軍仍可以部署在山脊上，未來洞朗必然面臨印方不斷騷擾，若要一勞永逸將印軍趕出邊境地區，則必須確立解放軍在邊境線上的優勢，中國可能要重劃邊界線或是沿著邊界線建立永久防禦設施。這意味著規模更大且死傷慘重的戰爭，戰線很可能必須擴及印度境內，然而解放軍若進入西

<sup>30</sup> 印度自2013年開始籌組此軍團，目的為快速反應位於高海拔地區的軍事威脅，有關此軍團的資訊可參見GlobalSecurity.org（2020）的介紹（“XVII Corps Mountain Strike Corps”）。

<sup>31</sup> 學者陳牧民曾推測氣候可能會是中印結束洞朗對峙的重要因素，請參見（呂炯昌 2017）。

里古里走廊，印度東北省分的安危就大受威脅，可能逼使印度投入全體戰力。即使中印都確信對方不會使用核武器，傳統戰爭仍舊會造成相當大的人員傷亡與經濟損失，對印度而言，若成功用武力將解放軍趕回目前的巡邏線，甚至趕出洞朗地區，印度很可能必須例行性派兵協助不丹保衛其宣稱的領土，可預見未來解放軍會在充足準備下進兵奪回洞朗。

對任一方而言，擴大洞朗對峙，並確實佔有洞朗，可能開啓未來多次衝突，且戰後需要在邊防投入大量資源。戰爭無法對任一方造成有利的結果。不管由誰佔領洞朗，未來仍然會面臨對手的不斷騷擾，或是一段時間後再發動戰爭奪回洞朗。由此可見，中印即便升高衝突也無法徹底解決領土爭端，反而必須付出戰爭代價，長時間對峙正顯現了這點。儘管雙方都宣稱不惜以武力制裁，但在作戰條件最佳的夏天裡，沒有任一方主動發起攻擊，甚至連試探性的衝突或挑釁都沒有，這說明雙方都沒有把握以武力解決洞朗領土問題。

## （二）衝突管理機制

中印雙方多年來的邊境衝突，使雙方對於類似的事態都有一定的準備，並且有固定的回應方式與雙邊溝通機制。中印在1993與1996的雙邊會談中確立了兩個關於信心建立措施（CBM）的文件，文件中承諾邊境衝突的行動與部署準則，包括避免動用武力、不舉行大型軍演、軍隊駐紮數量限制、諮商機制等。<sup>32</sup>往後中印聲明時常提及這兩份CBM文件，做為雙方決心和和平解決爭端的象徵。

方天賜（2019）認為雙方對CBM的尊重有效克制邊境衝突行動，是中印得以在過去30年許多爭端中避免衝突升級的主要因素，洞朗也不例外。<sup>33</sup>洞朗對峙雖然不同於過去的中印雙邊爭端，但中印都依據過去衝突的常規，採取避免衝突升級的舉動，比如邊境印軍在對峙時採所謂的非戰鬥模式（non-

<sup>32</sup> 這兩份文件為 *Agreement on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and Tranquility along the Line of Actual Control in the India-China Border Areas* 與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in the Military Field Along the Line of Actual Control in the India-China Border Areas*.

<sup>33</sup> 相似的論點可見（Singh 1997）。

combative mode），槍口朝下（Kaul 2017），雙方人員推擠時張開雙臂環抱，而不是推胸口或肩頭，這都顯示中印人員特意採取不會製造傷亡、升高衝突的舉動。如田士臣（2018）指出，洞朗衝突未擴大是因為解放軍堅守防禦性原則，堅持不開第一槍，而印方對此原則亦瞭若指掌，並且也遵守此原則，因此邊防部隊都不願意使用致命武器。在對峙期間，雙方人員一字排開對列，雙方槍口都朝下，衝突僅止於拉扯推擠（Safi 2017; Banerjee 2017）。即使人員受傷，也不至於引發軍事反應，這種衝突方式可有效避免傷亡，進一步避免任何一方以傷亡為藉口擴大衝突。正因為如此，莫迪才能宣稱中印爭端40年來未曾開一槍（Hindustan Times 2017），以持續半個世紀的領土爭端而言，這種刻意降低軍事衝突的作法相當少見。

中印在過去反覆的邊界衝突中，發展出邊界人員進行定期會晤（border personnel meeting, BPM）的機制，其中之一就是在錫金地區的乃堆拉，中方所稱的兩度告知印方築路計畫，就是在乃堆拉的定期會晤中提出的，中方因此責怪印方未在雙方會晤中提出異議，卻在工程開始後派兵阻止（耿爽 2017e）。在班公湖的衝突發生之後，會晤機制旋即發生作用，雙方邊界人員在隔天便見面討論該事件（The Times of India 2017b）。雖然討論結果並未公開，可以確定的是，中印雙方都認為邊界會談幫助降低該地區的邊境衝突，在之後數天，直到洞朗對峙結束後，中印西段邊界都沒有再發生類似衝突。

在對峙的緊張情緒以及低度衝突下，衝突很可能因為意外而爆發，然而中印在長久的衝突中發展出管理衝突的方法，班公湖巡邏隊的反應是訓練有素的結果。中印在對峙或衝突的過程中展現十足的克制，目的都是避免衝突擴大，雙方把這樣的原則帶到洞朗對峙中，洞朗的駐軍不尋求正面對抗，而是藉由媒體與外交部的官方聲明，將印軍跨越中印邊界的證據傳達出去，尋求國際輿論支持。由此可見洞朗對峙並不如表面上看來緊張，雙方從一開始就跟隨中印邊境爭端的慣例，且在對峙期間並未改變行動準則，有效降低洞朗對峙擦槍走火的機會。

### （三）未定疆界作為緩衝區

不可否認，武裝爭端是一種手段，目的是可能是為了表達己方意見，或在談判中取得優勢，但事實上雙方都沒有真正的動武意願。這種情況在洞朗是否

適用，由於缺乏官方內部討論資料，無法下定論。但如果雙方都在虛張聲勢，衝突不僅沒有擴大的可能，也達不到雙方想要的威逼效果，那麼洞朗情勢也就不會受到國際關注。比較合理的假設是中印雙方都想用武力迫使對手改變行爲，因此雙方都做好最壞情況的打算，但是雙方都嘗試和平解決，避免走向成本高昂的戰爭。動用軍事威脅必然伴隨著開戰的風險，雙方都願意冒此風險來表達立場，中方借此機會拒絕印度介入中不邊界爭議，印方拒絕中方繼續往南延伸實際控制。而洞朗做爲未定疆界，在對峙中發揮了限制衝突區域與規模的作用，有助於雙方將焦點放在洞朗地區的歸屬權，而不是中印的強權競爭上。

由於是爭議領土，中印在洞朗地區活動是爲了持續重申或捍衛自身的立場。不丹巡邏隊在此活動不被解放軍認爲是領土威脅，然而當印度在此地區代替不丹捍衛領土權益時，狀況則變得更加複雜，這也許是洞朗對峙的強度與長度都大於1962年來的領土爭端的原因。但是印度介入不丹外交事務由來已久，過去也曾對中不邊界談判表達異議，因此中共可以確定印軍越界並非要挑戰中印錫金段邊界，而是針對解放軍對洞朗的實際控制。

對印度而言，雖然解放軍築路改變了洞朗地區的現狀，且對印度東北邊防帶來潛在威脅，但築路工程並非意料之外的行動，中方一直都宣稱這片領土屬於中國，解放軍在此修路、巡邏行之有年，印方可以預期一旦跨越邊界阻止築路，必然遭受中方強烈反彈，而中方以武力捍衛其主權聲索也在預料之中。印軍的行動是爲了要阻止解放軍進一步實際掌控洞朗，並非要將解放軍趕出洞朗地區以維護不丹的主權，印度也深知在中不邊境談判未有結果前，解放軍會持續在爭議地區活動，在不丹無法有效捍衛這片領土的狀況下，印度需要有效介入，阻止解放軍在爭議領土上繼續活動。解放軍要佔領洞朗的企圖，不會被印度解讀爲中國要奪取對不丹的控制權。

相對來說，中國也瞭解印度介入的動機，解放軍之所以在洞朗築路、修建碉堡，都是爲了製造實際控制，以在未來談判或裁決中佔上風，印軍越界進入的是一片爭議領土，有鑑於印度對不丹的影響力，以及對洞朗歸屬的關切，印軍的目標應是爲了阻止築路行動本身，而不是任何解放軍在洞朗已經行之有年的行動。因此，當對峙發生後，雙方都意識到衝突將局限於洞朗，雙方爭奪的是洞朗的控制權，不是對不丹的控制權，即使中國一直聲稱印軍進入中方領

土，北京也很清楚印軍的越界與錫金地區其他的邊境越界性質不同。

假設衝突並非發生在洞朗而是其他既定邊界，中印軍事反應不會像洞朗對峙如此克制。舉例來說，若印軍突然以保護印度朝聖客為由強行通過乃堆拉山口，解放軍守軍會認為這是侵犯中國領土主權而馬上反擊。或是另一個比較有可能發生的例子，若中方在不丹的非爭議領土上活動、修建道路與碉堡，那對印度來說會是相當危險的警訊，可預期印度將以武力介入維護不丹主權，因為那表示中國有併吞不丹使其成為中國保護國的野心。但在洞朗情況則不同，洞朗領土歸屬問題與中印在此地區爭奪霸權並不直接相關。不丹作為緩衝國的地位未遭威脅，其領土完整仍得到中印雙方的承認，只是在洞朗有難以協調的認知差距。中方雖然訝異印度有計畫地阻撓，但不會認為印度對中國領土有野心，事實上，以雙方過去在洞朗地區的交手記錄來看，中方對於印度會反對築路這件事應該有心理準備，否則不會在一個月前告知印方其計畫；另一方面，印度認為這是多年來中國試圖進一步增強實際控制的新發展，印方在事件一開始就做好準備回應中方的威脅，並聲稱中方破壞了現狀，印方很清楚地將爭議限縮在洞朗爭議領土，也並未要求解放軍改變過去的聲索行動，僅要求停止新的築路行動，顯示印方並不認為中國有吞併不丹的野心。

雖然對峙對雙方都有升高衝突的風險，稍一不慎就可能引發戰爭。但是長期的爭議領土代表著雙方已預期可能在此地區發生爭端，而屆時必然需要動用武力表明立場。中印雙方認識到，他們無法、也不需要短時間內使用軍事手段解決洞朗問題。如果武力可以解決爭議，那麼洞朗歸屬不會延宕如此之久。對雙方而言，也沒有在此時需要解決劃界問題的必要性，這種壓力通常來自於國內的要求，而在對峙之前，中印國內並沒有要求解決洞朗地區劃界問題的聲浪，因此並沒有解決劃界爭議的急迫性。洞朗對峙就像許多中印邊界爭議一樣，政府對衝突有預期、有準備，雖然宣稱將不惜動用武力維護主權，但實際上雙方都不希望採取極端手段，對於聲稱的「侵犯主權」的行為，也不必然需要用武力報復，因為爭端雙方都知道對方會進入其聲稱的領土，並在其上宣揚主權。總而言之，洞朗作為長久以來懸而未決的爭議領土，中印雙方都未把「越界」或是「改變現狀」的行為視為對核心利益的侵犯，因此不會輕易排除和平解決爭端的手段。在以武力做威逼的同時，雙方都沒有關閉外交溝通管



道，反而很積極地尋求解決方案。

就洞朗對峙的發展來看，雖然外交部聲稱洞朗地區是中不爭議領土，印軍介入師出無名，試圖排除印度參與爭議的正當性，但卻無法忽略不丹外交實際上受印度掌控的事實，因此不得不接受印度成爲洞朗爭議的一方。洞朗爭議的性質的確有特殊性，如果中印任一方認爲此地區疆界確實已定，而外國不容侵犯，那麼洞朗對峙演變爲戰爭的可能性就會很高，而且衝突升級也會很迅速。也許在未來的洞朗衝突中，中方認爲無法再容忍印度侵入己方領土，那麼衝突就很可能升級。印度此次介入洞朗在中國國內引發了大量的民族情緒，這或許會迫使中共在下次類似事件中，不得不採取更強硬立場向國民「證明」洞朗完全屬於中國。另一方面，解放軍若又試圖往南興建永久設施，而印度認爲這是侵犯不丹主權並威脅其核心利益，再度大規模出兵的可能性就非常高。關鍵在於雙方是否認爲洞朗有領土爭議待解，以及目前雙方達成的不成文協議（退兵維護現狀）是否是未來規範雙方在洞朗地區行動的準則。

## 肆、結論

洞朗事件仍留下許多謎團，關於對峙爲何未升級爲軍事衝突，我們目前所知甚少，恐怕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研究者才會對雙邊內部決策、評估、行動動機有更深刻的瞭解。本文利用現有的公開資訊以及關於衝突的理論試圖剖析中印洞朗對峙，從理論的角度來看，洞朗對峙雖然十分緊張，但是衝突升級的機會卻很小。

當然，這並不代表中印邊界衝突或是針對洞朗的衝突絕不會升級成戰爭，但本文的確指出幾項可以觀察這些衝突是否升級的因素，首先是軍事力量均衡的改變，如果任一方確信自己在邊境衝突能獲得迅速而明確的勝利，那麼一旦發生危機，衝突會迅速升級，即使事實上攻擊方並不佔優勢，衝突仍有可能在攻擊方對情勢誤判的狀況下發生。衝突會從類似洞朗對峙的緊張危機開始，以此爲藉口迅速升級，若軍力真的有明顯差距，戰爭會持續到一方完全被打敗退出洞朗爲止；如果此差距只是單方面的誤解，雙方會僵持不下直到進入冬季才能結束戰事。值得注意的是，中印邊界上不乏可以淪爲口實的導火線，比如人



員越界、建造越界設施、間諜滲透等，都可能成爲雙方開戰的理由，重點在於攻擊方有沒有決心發動攻擊。

第二個因素爲前線軍人是否採取克制的交戰準則，目前中印仍嚴守不動用致命武器的準則，並積極就邊境衝突展開對話。莫迪隔年於武漢與習近平進行非正式會晤時，雙方便承諾向各自軍隊發布戰略指導原則，增加溝通與互信（邱國強 2018）。這呼應了過去雙方管理衝突的方式，如果任何一方決定改變這些指導，比如中印軍隊在某一次對峙中使用輕武器，或是進行以造成傷亡爲目標的肢體衝突，那麼中印的軍事緊張就很可能在意外摩擦中升級，而未來洞朗一旦發生對峙，就很容易擦槍走火。換言之，只要中印停留在丟石塊這種看似危險、但傷害有限的行爲，中印不會輕易升高衝突。

最後，衝突是否確實發生在爭議領土，將會是評估衝突是否升級的重要指標，如果任一方的領土野心擴及過去20年沒有爭議的區域，比如洞朗地區以外的不丹領土，那麼衝突很有可能因爲承諾問題而爆發，當然，過去沒有交手記錄的爭議地區一旦發生爭端，衝突也比較可能升級，因爲雙方並沒有明確行爲紀錄做參考。

中印雙方都有可能在既有領土爭端地區採取新的行動，比如修建設施，改變巡邏隊編成或巡邏路線等，這都可能引發一定程度的緊張，但是如果是發生在洞朗、或是其他中印爭議地區，那麼衝突較不容易升級，除非出現上述三個狀況出現改變。即使目前看來，洞朗武裝衝突升級機會不大，小型武裝爭端仍有可能發生，比如雙方對於永久性防禦設施的位置是否越界有爭議，或是中方修築新設施等等。

洞朗地區將成爲中印密切關注的爭議地區，並且各自重新調整在此區域的防備以應付未來的挑戰。對峙結束後，中方在中印東段邊界重新進行戰略部署，開始在洞朗地區興建新的防禦設施，並在靠近錫金邊境的岡巴宗地區（Khamba Dzong）新增許多軍事部署，包括重型坦克，（Bhalla 2019; Chowdhury 2018; Bhat 2017）拉薩與日喀則機場也陸續進駐解放軍的主力戰機（Stratfor 2018; Marcus 2018）。爲避免印方宣稱中國沒有實際控制洞朗，解放軍在此區域的活動更頻繁，駐紮與巡邏的人數也更多，在對峙結束的冬天，解放軍在洞朗加強了碉堡、直昇機起落區、與生活設施，預估有1600-1800名

解放軍在此常駐過冬（Pandit 2017d）。<sup>34</sup>雖然近年來洞朗尚稱平靜，但是中印邊界衝突仍然持續。對峙事件之後，中印在楚瑪爾（Chumar）和狄姆喬科（Demchok）偶傳對峙事件（康世人 2018），印度方面指控解放軍侵入印控地區，此段邊境一直以來就是中印爭議領土，巡邏隊碰面發生衝突時有耳聞，很少釀成危機，這些邊境衝突也都和班公湖事件一樣，在雙方的克制與溝通下落幕，甚至到一段時日後才為人所知。

最近一次中印邊境衝突爆發在2020年中，中印巡邏隊5月5日在班公湖畔發生爭執<sup>35</sup>，之後雙方就開始在班公湖以及其他兩個地區進行軍事對峙，中印先後向周邊地區增加臨時駐軍，對峙持續一個多月，未傳出任何暴力衝突，中印高階將領在6月初見面會談並達成共識撤出對峙區域（Dutta 2020; The Hindu 2020），但是6月15日晚間雙方在加勒萬河谷（Galwan Valley）發生激烈肢體衝突，中印雙方皆有死傷，印方死亡人數高達20名，包含一名中校指揮官，中方死傷據信有40餘名，是1975年以來雙方軍事爭端第一次出現傷亡，莫迪因此發表公開談話。<sup>36</sup>

此事件再次顯現中印邊境衝突的特徵，對峙的肇因與過去一樣，都是因為雙方對於實控線位置認知不同，雙方巡邏隊在班公湖相遇並在宣示主權的過程中發生衝突，但是未動用致命武力，雙方在近一個月的對峙過程中也相當克制，並透過軍事會談協議撤兵，即使15日在加勒萬河谷發生長達數小時的衝突，雙方仍不曾動用槍枝。雙方將領6月初進行會談時曾表示，2018年中印領導人會談的結論是雙方協商解決衝突的方針，儘管隨後發生加勒萬河谷事件使情勢變得相當緊張，不論是莫迪的談話或是中方外交部的發言，都表示雙方不願衝突擴大，並希望避免未來在邊境發生類似衝突（趙立堅 2020）。儘管對峙與衝突所在之處的拉達克（Ladakh）地區是過去引發中印戰爭的地區，對

<sup>34</sup> 中印官方未曾核實報導所稱的駐軍數量，請見Shrimati Sushma於2018年3月答覆議會質詢（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2018）。

<sup>35</sup> 目前無法確知雙方巡邏隊發生何種衝突，有報導指出雙方皆有人員負傷，但實際經過與傷亡情形並未獲得中印雙方證實。

<sup>36</sup> 印軍死亡原因主要是在衝突中摔落山谷，印方確認有76人受傷。中方未證實死傷數字，媒體依中方無線電通訊以及直升機架次推斷死傷人數為45名。

目前的中印來說戰爭成本已變得非常高昂，也無法取得絕對優勢，對於這些長年爭端又無法一勞永逸解決的爭議領土，中印用巡邏的方式來聲稱主權，並盡可能在過程中擴充實控領土，雙方進行軍事對峙主要目的是為了宣示對領土歸屬的立場，並克制或反制對方的逾矩行動。

不論在洞朗或是拉達克，邊境衝突會升級為軍事對峙的確切原因以及發生經過，政府都選擇不公開，因此真相或責任歸屬恐怕難以釐清，比如加勒萬衝突究竟是預謀或是意外，目前還無法有明確的答案，可以確定的是，這些軍事對峙都是一種威逼手段，主要目的在展現實力與傳遞捍衛領土的決心。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印度軍方在加勒萬事件後宣布改變交戰準則，允許前線指揮官在極端狀況下使用輕武器（Srinivasan 2020），這可能使中方也修改其交戰準則，為未來雙方在邊境交火埋下導火線，雙方日後是否會發生更多流血衝突，取決於中印是否能透過軍事對話針對「極端狀況」達成默契。

最後必須強調，本文的立論是以衝突本身以及衝突地區的軍事對峙狀況出發，同樣的論述雖可應用於中印其他的邊境衝突，但不見得適用於其他國家的領土爭端。比如印巴衝突的形式與中印十分相似，克什米爾的邊境衝突很早就出現儀式化的現象，印巴使用武力來示威是衝突儀式化的結果，目標不在於造成傷亡或改變邊界，而是表明抗爭到底的決心。但是喀什米爾缺乏類似洞朗的條件，比如缺乏衝突管理的默契，使雙方尋求武力解決的意願很高，危機一旦發生就很容易升級，另一方面，喀什米爾已經由實控線（line of control）明確分隔出印控與巴控地區，任何一方越界難以斷定為例行活動，一旦有軍隊越界，很容易被視為全面戰爭的前奏，使衝突快速升級。兩國更缺乏類似中印之間的衝突管理措施，一旦發生危機，很容易因為意外引發大規模衝突。2019年上半年印巴在喀什米爾發生一連串武裝衝突，雖並未演變為戰爭，但衝突的幅度、強度、死傷人數遠高於近年任何一場中印衝突，而衝突之所以未演變為印巴戰爭，主因雙方並未試圖佔領對方的領土。印度宣稱他的空襲行動目標為摧毀民兵訓練設施，並未派兵佔領喀什米爾，也未攻擊巴基斯坦駐軍；巴基斯坦隨後也發動報復，同樣以空襲回應，並未以陸軍進攻印控喀什米爾，甚至避免空襲造成傷亡。因為雙方在戰術上的克制，使得此衝突最終得以平息。不同於洞朗對峙的是，此次事件並非領土爭端本身，而是巴基斯坦庇護下的民兵組

織的行動使得印度發動攻擊，爭議地區的歸屬問題並非此衝突的爭執點。

本文也呼籲論者不能忽略國內外因素對中印衝突的影響。國內的輿論支持以及民族主義浪潮會限制決策者的決策選項，使決策者不得不採取更強硬的回應，莫迪於加勒萬事件後發表的電視談話就是明顯的例子，來自反對黨以及大眾輿論的壓力迫使他必須親自發言捍衛印度的立場，該事件的傷亡數字對印度政府產生前所未有的壓力，甚至影響莫迪在國會的支持，在受到國內各方批評後，印度政府才開始採取較強烈的反應。此外，中印邊境衝突也並非中國或印度唯一的外交問題，雙方領導人可能必須優先處理其他內政、外交問題，而選擇讓邊境衝突暫時降溫。而外國介入也並非不可能，洞朗對峙事件可說是幾乎沒有外國勢力介入的一場危機，美國僅呼籲雙方和平解決，日本支持印度立場，卻沒有實際做為（Mohan 2017a; 2017b）。但將來若有第三國，如巴基斯坦、尼泊爾或美國介入中印邊境衝突，給予軍事支援或是在安理會提供外交聲援，很有可能改變決策者對於未來紛爭的估算，而願意冒更大的風險率先升級衝突。

（收件：108年7月30日，接受：109年6月22日）

# **The Deescalating Effect of Unsettled Borders on Enduring Territorial Disputes: An Analysis on the 2017 Doklam Standoff**

*Ping-Kuei 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Abstract**

States often make coercive threats by showing or threatening to use military force during territorial disputes. Disputants may be mired in intense military standoff if no parties would stand down in a dispute. The tense situation may escalate into armed conflicts. This article examines military standoff short of the use of force. It presents two variables that could alleviate military standoff. First, disputants will take measures to manage their conflict behavior when repeated conflicts yield no clear resolution to a territorial dispute. Such measures aim to avoid accidents that contribute to further escalation. Second, unsettled border or territories serve as a buffer zone for the use of force. The show of force or signaling military threat becomes a frequent event accepted by both disputants. They do not deem military confrontation in the disputed territory as an immediate security challenge or threat. They will, therefore, prevent further deterioration of a military standoff and avoid the escalation of armed conflicts. Disputants lack incentives to escalate the use of force to capture a piece of territory that has been subjected to dispute for a long time. Military coercion usually aims at signaling and defending the disputant's claim on the sovereignty of the disputed territory. Therefore, disputants are likely to constrain the level of armed conflicts. Henc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ilitary standoff between Chinese and Indian armies in Doklam in the year 2017, and shows that the variables above contribute to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standoff.

**Keywords:** Military Standoff, Sino-Indian Relations, Fixed Borders, Territorial Disputes, Buffer Zone



## 參考文獻

- BBC China, 2017, 〈中印對峙升級中國山地旅在西藏實彈演習〉, <http://tinyurl.com/y4uzyj9x>, 查閱時間：2019/04/22。BBC China. 2017. “Zhong yin duizhi shengji zhongguo shandilu zai. xicang shidan yanxi” [China-India Standoff Is Escalating, China Mountain Brigades Are At Military Drill In Tibet]. (Accessed on April 22, 2019).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17, 〈印度邊防部隊在中印邊界錫金段越界進入中國領土的事實和中國的立場〉, <https://tinyurl.com/vkhsr3g>, 查閱時間：2019/04/06。Foreign Ministr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7. “Yindu bianfang budui zai zhong yin bianjie xijinduan. yuejie jinru zhongguo lingtu de shishi he zhongguo de lichang” [The Facts and China’s Position Concerning the Indian Border Troops’ Crossing of the China-India Boundary in the Sikkim Sector into the Chinese Territory]. (Accessed on April 5, 2019).
- 方天賜, 2017, 〈中國在中印洞朗對峙事件中之強制外交分析〉, 《全球政治評論》, 60 : 1-7。Fang, Tian-Ci. 2017. “Zhongguo zai zhong yin donglang duizhi shijian zhong zhi qiangzhi wajiao fenxi” [The Analysis of China’s Coercive Diplomacy in China-India Standoff/Doklam Crisis]. *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 60: 1-7.
- 方天賜, 2019, 〈印度眼中的中國威脅論〉, 《一路向南》, <http://tinyurl.com/yywoavlz>, 查閱時間：2019/04/12。Fang, Tian-Ci. 2019. “Yindu yanzhong de zhongguo weixielun” [China Threat Theory from India’s Perspective]. (Accessed on April 12, 2019).
- 田士臣, 2018, 〈洞朗事件回顧與反思〉, 《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 2018 (1): 53-60。Tian, Shi-Chen. 2018. “Donglang shijian huigu yu fansi” [The Review and the Reflection of Doklam Crisis]. *Asia-Pacific Security and Maritime Affairs*, 2018 (1): 53-60.
- 呂炯昌, 2017, 〈中印邊界對峙, 學者：北京恐錯估印度情勢〉, <http://>

- tinyurl.com/y2ukncrv，查閱時間：2019/04/05。Lu, Jiong-Chang. 2017. “Zhong yin bianjie duizhi xuezhe: beijing kong cuogu yindu. qingshi” [China-India Border Standoff. Scholar: Beijing Might Misestimate India’s Circumstances]. (Accessed on April 5, 2019).
- 周匯慧，2018，〈不同觀眾傾向如何影響外交危機決策以印度在洞朗危機決策中的輿論因素為例〉，《國際關係研究》，2018 (4): 110-123。Zhou, Hui-Hui. 2018. “Butong guanzhong qingxiang ruhe yingxiang waijiao weiji. juece yi yindu zai donglang weiji juece zhong de yulun yinsu weili” [How Different Audiences Tend to Affect Decision Making in Diplomatic Crisis, Taking Factors of Public Opinion in Decision Making of Indian in Doklam Crisis as an Exampl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8 (4): 110-123.
- 林民旺，2019，〈中印戰略合作基礎的弱化與重構〉，《外交評論》，2019 (1): 28-48。Lin, min-wang. 2019. “Zhong yin zhanlue hezuo jichu de ruohua yu zhonggou” [The Weakening and Restructuring of China-India Strategic Cooperation Basis]. *Foreign Affairs Review*, 2019 (1): 28-48.
- 邱國強，2018，〈習莫會同意維護中印邊境和平 加強兩軍溝通〉，<http://tinyurl.com/y2r93417>，查閱時間：2019/04/17。Qiu, Guo-Qiang. 2018. “Ximohui tongyi wei hu zhong yin bianjing heping, Jiaqiang liangjun goutong” [Xi-Modi’s Meeting Had Agreed to Maintain China-India Border Peace by Strengthening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wo Armies]. (Accessed on April 17, 2019).
- 孫西輝，2018，〈大國脆弱性與風險平衡：印度軍事干涉的邏輯〉，《當代亞太》，2018 (5): 32-65。Sun, Xi-Hui. 2018. “Daguo cuiruoxing yu fengxian pingheng: yindu junshi ganshe de luoji” [The Vulnerability and the Risk Balancing of Great Power: The Logic of Military Interference of Ind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 2018 (5): 32-65.
- 耿爽，2017a，〈2017年7月3日外交部發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記者會〉，<https://tinyurl.com/y2uyoq5p>，查閱時間：2019/04/12。Geng, Shuang. 2017a. “2017. 7.3 waijiaobu fayanren Geng Shuang zhuchi lixing jizhehui” [2017.7.3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Geng, Shuang's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Accessed on April 12, 2019).

耿爽，2017b，〈2017年7月5日外交部發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記者會〉，<https://tinyurl.com/taprue7>，查閱時間：2019/04/12。Geng, Shuang. 2017b. “2017.7.5 waijiaobu fayanren Geng Shuang zhuchi lixing jizhehui” [2017.7.5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Geng, Shuang's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Accessed on April 12, 2019).

耿爽，2017c，〈2017年7月6日外交部發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記者會〉，<http://tinyurl.com/y449cvlw>，查閱時間：2019/04/12。Geng, Shuang. 2017c. “2017. 7.6 waijiaobu fayanren Geng Shuang zhuchi lixing jizhehui” [2017.7.6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Geng, Shuang's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Accessed on April 12, 2019).

耿爽，2017d，〈2017年8月2日外交部發言人耿爽答記者問〉，<http://tinyurl.com/y2c29pbk>，查閱時間：2019/04/12。Geng, Shuang. 2017d. “2017. 8.2 Waijiaobu fayanren Geng Shuang da jizhe wen” [2017.8.2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Geng Shuang Responded to Questions from Reporters]. (Accessed on April 12, 2019).

耿爽，2017e，〈2017年8月3日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就印軍越界事件有關問題答記者問〉，<http://tinyurl.com/y6xgw5tp>，查閱時間：2019/04/17。Geng, Shuang. 2017e. “2017.8.3 waijiaobu fayanren Geng Shuang jiu yinjun yuejie shijian youguan wenti da jizhe wen” [2017.8.3 Ministry Spokesperson Geng, Shuang Responding to Questions From Reporters in Terms of Indian Troops Crossing Border]. (Accessed on April 17, 2019).

康世人，2018，〈中國軍隊頻越界 印度前指揮官：陸軍應做準備〉，<http://tinyurl.com/yxc55vcg>，查閱時間：2019/04/06。Kang, Shi-Ren. 2018. “Zhongguo jundui pin yuejie, yindu qian zhihuiguan: lujun. ying zuo zhunbei” [China Troops Has Been Crossing Border Frequently. The Former Commander of India: Ground Forces Should Be Well Prepared]. (Accessed on April 6, 2019).

- 張謙，2017，〈中印對峙 陸媒：共軍大批戰機西藏集結〉，<http://tinyurl.com/yxrum5sy>，查閱時間：2019/04/06。Zhang, Qian. 2017. “Zhong yin duizhi, lumei: gongjun dapi zhanji xicang jijie” [China-India Standoff. China Media: A Large Number of PLA Aircrafts Are Building Up in Tibet]. (Accessed on April 6, 2019).
- 章成，2017，〈簡論洞朗事件中印軍行為界定的法律理據與外交因素〉，*《邊界與海洋研究》*，2 (5): 61-66。Zhang, Cheng. 2017. “Jianlun donglang shijianzhong yinjun xingwei jieding de falu liju. yu waijiao yinsu” [Briefly Discuss the Definition of Legal Basis and Diplomatic Factors from China and India Armies’ Behaviors in Doklam Crisis]. *Journal of Boundary and Ocean Studies*, 2 (5): 61-66.
- 閔子敏，2017，〈外交部：對印方採取激烈動作造成中方人員受傷表示強烈不滿〉，<http://tinyurl.com/y2o35huw>，查閱時間：2019/04/20。Yan, Zi-Min. 2017. “Waijiaobu: dui yinfang caiqu jilie dongzuo zaocheng zhongfang renyuan shoushang biaooshi qiangle buman” [Foreign Ministry of China Expressed Strong Complaints about India Taking Fierce Action Which Caused Chinese Soldiers’ Injuries]. (Accessed on April 20, 2019).
- 陸慷，2017a，〈2017年6月27日外交部發言人陸慷主持例行記者會〉，<http://tinyurl.com/y35bbk8n>，查閱時間：2019/04/20。Lu, Kang. 2017a. “Waijiaobu fayanren Lu Kang zhuchi lihang jizhehui”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Lu, Kang’s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Accessed on April 20, 2019).
- 陸慷，2017b，〈2017年6月28日外交部發言人陸慷主持例行記者會〉，<http://tinyurl.com/y6vdgd3f>，查閱時間：2019/04/20。Lu, Kang. 2017b. “Waijiaobu fayanren Lu Kang zhuchi lihang jizhehui”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Lu, Kang’s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Accessed on April 20, 2019).
- 陸慷，2017c，〈2017年6月29日外交部發言人陸慷主持例行記者會〉，<http://tinyurl.com/y8gowht3>，查閱時間：2019/04/20。Lu, Kang. 2017c.

“Waijiaobu fayanren Lu Kang zhuchi lihang jizhehui”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Lu, Kang’s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Accessed on April 20, 2019).

陸慷，2017d，〈2017年6月30日外交部發言人陸慷主持例行記者會〉，<https://tinyurl.com/tlaav54>，查閱時間：2019/04/20。Lu, Kang. 2017d. “Waijiaobu fayanren Lu Kang zhuchi lihang jizhehui”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Lu, Kang’s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Accessed on April 20, 2019).

新浪軍事，2017，〈中印對峙一線有多少兵力：印軍三個師在洞朗附近備戰〉，<http://tinyurl.com/y6n3yncd>，查閱時間：2019/04/06。Sina Military News. 2017. “Zhong yin duizhi yixian you duoshao bingli: yinjun sangeshi zai. donglang fujin beizhan” [How Many Troops Are There at the Front Line of China-India Standoff: Three Indian Divisions at Doklam Area Are Preparing for War]. (Accessed on April 6, 2019).

趙立堅，2020，〈2020年6月17日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主持例行記者會〉，<https://tinyurl.com/yd4hetwj>，查閱時間：2020/06/20。Zhao, Lijian. 2020 “Waijiaobu fayanren Zhao Lijian zhuchi lihang jizhehui”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Lijian Zhao’s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Accessed on Jun 20, 2020).

趙琦佳，2017，〈洞朗沖突之后中印關係將長期在摩擦中發展〉，《國際政治科學》，2017 (4): 156-57。Zhao, Yu-Jia. 2017. “Donglang chongtu zhihou zhong yin guanxi jiang zhangqi zai moca zhong fazhan” [China-India Relations Will Develop in Friction in Long Term after Doklam Standoff].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7 (4): 156-57.

薛健吾，2017，〈中印邊境衝突中的貿易因素：貿易和平效果的局限性〉，《全球政治評論》，60: 21-31。Hsueh, Chienwu (Alex). 2017. “Zhong yin bianjing chongtuzhong de maoyi yinsu: maoyi heping xiaoguo de juxianxing” [The Factors of Trade in China-India Border Conflict: The Limitation of the Trade Peace Effect]. *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 60: 21-31.

謝超，2019，〈觀眾成本理論的局限及批判：以洞朗對峙中的印度為例〉，



- 《南亞研究》，2019 (1): 29-54, 145-146。Xie, Chao. 2019. “Guanzhong chengben lilun de juxian ji pipan: yi donglang duizhizhong de yindu weili” [The Limitation and Criticism of Audience Cost Theory: Take India in Doklam Standoff Crisis as an Example]. *South Asia Studies*, 2019 (1): 29-54, 145-146.
- Atzili, B. 2007. “When Good Fences Make Bad Neighbors: Fixed Borders, State Weaknes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1 (3): 139-173.
- Azar, Edward E. 1972. “Conflict Escalation and Conflict Reduction in an International Crisis: Suez, 1956.”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6 (2): 183-201.
- Banerjee, Monideepa. 2017. “In Sikkim Border Stare-down, Indian, Chinese Soldiers Stand Metres Apart.” <http://tinyurl.com/y2crpn2e> (April 6, 2019).
- Bhalla, Abhishek. 2019. “China Strengthens Infrastructure to Push Troop Mobilization Post Doklam - India News.” <http://tinyurl.com/ycczycdt> (April 6, 2019).
- Bhat, Col Vinayak. 2017. “Exclusive: Satellite Images Reveal Chinese Troops Are Amassed Near Doklam Plateau.” <https://tinyurl.com/v7eralw> (April 6, 2019).
- Bhaumik, Subir. 2017. “Dispatch from Doklam: Indians Dig in for the Long Haul.” <https://tinyurl.com/y4zu2htd> (April 6, 2019).
- Bhuyan, Manash Pratim. 2017. “India Deploys More Troops Along China Border in Sikkim, Arunachal.” <http://tinyurl.com/y4luc95w> (April 6, 2019).
- Biswas, Ashis. 2017. “Why China Did Not Fight India at Doklam Trijunction.” *Dhaka Tribune*. <http://tinyurl.com/y3goj694> (April 6, 2019).
- Blainey, Geoffrey. 1973. *The Causes of War*. London, UK: Macmillan.
- Blank, Jonah. 2017. “What Were China’s Objectives in the Doklam Dispute?” <http://tinyurl.com/y57qvjg9> (April 6, 2019).
- Brown, Kevin. 2018. “Who Would Be Favored in a China-India Conflict in the Himalayas?” <http://tinyurl.com/y3r7v9ry> (April 6, 2019).
- Chengappa, Raj, and Ananth Krishnan. 2017. “India-China Standoff: All You Need to Know about Doklam Dispute.” <http://tinyurl.com/yb85ha4a> (April 6, 2019).

- airiti
- Chowdhury, Srinjoy. 2018. "Is the Doklam Crisis Really Over? Exclusive Satellite Photographs of Khamba Dzong Tell the Story." <http://tinyurl.com/y3kap5lt> (April 6, 2019).
- Colaresi, Michael P., and William R. Thompson. 2005. "Alliances, Arms Buildups and Recurrent Conflict: Testing a Steps-to-War Model."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7 (2): 345-364.
- Denyer, Simon, and Annie Gowen. 2017. "India, China Agree to Pull Back Troops to Resolve Tense Border Dispute." <https://tinyurl.com/yarfqzon> (April 6, 2019).
- Diehl, Paul F., and Gary Goertz. 2001. *War and Peace in International Rivalry*.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Dutta, P. K. 2020. "India-China Border Dispute: Importance of Pangong Tso and Why Its Fingers Are Much Sought After. India Today." <https://tinyurl.com/yafpc4ty> (June 12, 2020).
- Fazal, T.M. 2007. *State Death: The Politics and Geography of Conquest, Occupation, and Annex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earon, James. 1995.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9 (3): 379-414.
- Fravel, M. Taylor. 2008. *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ibler, Douglas M. 2007. "Bordering on Peace: Democracy, Territorial Issues, and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1 (3): 509-532.
- Gibler, Douglas M. 2010. "Outside-In: The Effects of External Threat on State Centraliz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4 (4): 519-542.
- Gibler, Douglas M. 2014. *The Territorial Peace: Borders, State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bler, Douglas M., and Steven V. Miller. 2014. "External Territorial Threat, State Capacity, and Civil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51 (5): 634-646.
- Gibler, Douglas M., and Jaroslav Tir. 2010. "Settled Borders and Regime Type: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s Consequences of Peaceful Territorial Transfer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4 (4): 951-968.

GlobalSecurity.org. 2020. "XVII Corps Mountain Strike Corps." <http://tinyurl.com/y2vo7gbm> (February 15, 2020).

Goertz, Gary, Paul Francis Diehl, and Alexandru Balas. 2016. *The Puzzle of Peace: The Evolution of Peac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okhale, Nitin A. 2017. "India's Uncompromising Stand Against China in the Himalayas Is Backed Up With Hard Power." <http://tinyurl.com/y42268ah> (April 6, 2019).

Gowen, Annie, and Simon Denyer. 2017. "China and India Are Dangerously Close to Military Conflict in the Himalayas." <http://tinyurl.com/y99e46tq> (April 6, 2019).

Haidar, Suhasini. 2017. "The Only Way to Deal with the Chinese Is Directly, Says Shivshankar Menon." <https://tinyurl.com/rwv9o6d> (April 6, 2019).

Hindustan Times. 2017. "PM Modi: Not a Single Bullet Fired in 40 Years despite Border Dispute with China." <http://tinyurl.com/y5mqmrap> (April 6, 2019).

Huth, Paul K. 1988.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the Prevention of Wa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Huth, Paul K. 1996. *Standing Your Ground: Territorial Dispute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Huth, Paul K., and Todd L. Allee. 2002. *The Democratic Peace and Territorial Conflic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yer, Eric. 2015. *The Pragmatic Dragon: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Boundary Settlements*. Vancouver, Canada: UBC Press.

Jain, Shrey, and Elizabeth Roche. 2017. "Modi-Xi Meeting in Astana: PM Calls for Respecting Each Other's Core Concerns." <http://tinyurl.com/yxkdp9zs> (April 6, 2019).

Jash, Amrita. 2017. "Doklam Stand-off: A Test of Resolve between China and

- India.” *IndraStra Global*, 3 (9): 1-2.
- Joshi, Manoj. 2017a. “Doklam: To Start at the Very Beginning.” <https://tinyurl.com/tw9dcuh> (April 6, 2019).
- Joshi, Manoj. 2017b. “Doklam, Gipmochi, Gyemochen: It’s Hard Making Cartographic Sense of a Geopolitical Quagmire.” <http://tinyurl.com/y4ao8umf> (April 6, 2019).
- Kaul, Sumir. 2017. “Sikkim Standoff: India Pushes More Troops in Doka La in Longest Impasse since 1962.” <http://tinyurl.com/y4vrtkw2> (April 6, 2019).
- Mansbach, Richard W., and John A. Vasquez. 1981. *In Search of Theory: A New Paradigm for Global Politics*.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arcus, Jonathan. 2018. “New Images Show Doklam Plateau Build-Up.” <https://tinyurl.com/ua457tp> (April 6, 2019).
- Miglani, Sanjeev. 2017. “Diplomacy Fails to Defuse India, China Border Crisis: Sources.” <http://tinyurl.com/y2t9f82g> (April 6, 2019).
-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2017. “Recent Developments in Doklam Area.” <http://tinyurl.com/ybxcxabb> (April 6, 2019).
-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2018. “Question No.\*219 Permanent Presence of Chinese Troops in Doklam Area.” <http://tinyurl.com/y4yfm223> (April 6, 2019).
- Mitchell, Sara McLaughlin, and Cameron G. Thies. 2011. “Issue Rivalrie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28 (3): 230-260.
- Mohan, Geeta. 2017a. “Doklam Standoff: Japan Backs India, Says No One Must Use Unilateral Force in Bid to Change Status Quo.” <http://tinyurl.com/y3rct5lg> (April 6, 2019).
- Mohan, Geeta. 2017b. “UN Envoy Calls for a Peaceful Dialogue on Doklam Standoff.” <http://tinyurl.com/y24wvx4j> (April 6, 2019).
- Outlook Web Bureau. 2017a. “Doklam Stand-Off: India-China Soldiers Stand Face-to-Face, Chinese Media Declares Doesn’t Fear Going to War.” <http://tinyurl.com/y664u6gd> (April 6, 2019).

- Outlook Web Bureau. 2017b. "Solution To Doklam Standoff Will Be Found Soon, Says Rajnath Singh." <http://tinyurl.com/y6ea9twd> (April 6, 2019).
- Owsiak, Andrew P. 2017. "The Steps to War: Theory and Evidence." <https://oxfordre.com/politics/view/10.1093/acrefore/9780190228637.001.0001/acrefore-9780190228637-e-275> (April 30, 2020).
- Pandit, Rajat. 2017a. "Face-off between Chinese, Indian Troops in Sikkim after PLA 'Transgression'." <http://tinyurl.com/y5oxo8pr> (April 6, 2019).
- Pandit, Rajat. 2017b. "Border Face-off: China and India Each Deploy 3,000 Troops." <http://tinyurl.com/y6dncw2p> (April 6, 2019).
- Pandit, Rajat. 2017c. "China Media Claims Major PLA Build-up, India Denies It." <http://tinyurl.com/y63nm95d> (April 6, 2019).
- Pandit, Rajat. 2017d. "In First Winter Stay, 1,800 Chinese Troops Camping at Doklam." <http://tinyurl.com/yayp8ldp> (April 6, 2019).
- Powell, Robert. 2006. "War as a Commitment Probl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0 (1): 169-203.
- Ramsay, Kristopher W. 2004. "Politics at the Water's Edge: Crisis Bargaining and Electoral Competi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8 (4): 459-486.
- Reed, W., D.H. Clark, T. Nordstrom, and W. Hwang. 2008. "War, Power, and Bargaining."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0 (4): 1203-1216.
- Reiter, Dan. 2009. *How Wars En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ider, Toby J, and Andrew P. Owsiak. 2015. "Border Settlement, Commitment Problems, and the Causes of Contiguous Rivalry."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52 (4): 508-521.
- Royal Government of Bhutan. 2017. "Press Release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http://www.mfa.gov.bt/?p=4799> (April 6, 2019).
- Safi, Michael. 2017. "Chinese and Indian Troops Face off in Bhutan Border Dispute." <http://tinyurl.com/y6c6nwz8> (April 6, 2019).
- Schelling, Thomas C. 2008.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chroeder, Paul W. 1996.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ultz, Kenneth A. 2001. *Democracy and Coercive Diplomac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echser, Todd S. 2011. "Military Compellent Threats, 1918-2001."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28 (4): 377-401.
- Senese, Paul D., and John A. Vasquez. 2005. "Assessing the Steps to War."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5 (4): 607-633.
- Senese, Paul D., and John A. Vasquez. 2008. *The Steps to War: An Empirical Stud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hukla, Ajai. 2017. "Indian Army Divisions Move to Sikkim-Tibet Border." <http://tinyurl.com/y6hjlkr3> (April 6, 2019).
- Singh, Jyotsna, and Amy Kazmin. 2017. "Indian and Chinese Troops Clash in Border Dispute." <http://tinyurl.com/y5oasz9j> (April 6, 2019).
- Singh, Sushant. 2017. "Simply Put: Where Things Stand on the Dolam Plateau." <https://tinyurl.com/tvdpomu> (April 6, 2019).
- Singh, Swaran. 1997. "Sino-Indian CBM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Strategic Analysis*, 20 (4): 543-559.
- Srinivasan. 2020. "Army Changes Weapon Rules Along Line Of Actual Control After Ladakh Clash." <https://tinyurl.com/ybn37ljc> (June 22, 2020).
- Stratfor. 2018. "Preparing for a Rematch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http://tinyurl.com/y44pa8bj> (April 6, 2019).
- The Economic Times. 2018. "China and Bhutan Discuss Boundary Dispute Post-Doklam." <http://tinyurl.com/yytqmd4z> (April 6, 2019).
- The Hindu. 2017. "Jitendra Singh on Doklam: India Fully Equipped to Face Any Challenge." <http://tinyurl.com/y2bs22bp> (April 6, 2019).
- The Hindu. 2020. "LAC Row: Beijing Says China and India Taking Steps to 'Ease' Situation along Border." <https://tinyurl.com/y7l5lwoz> (June 12, 2020).
- The Straits Times. 2017. "Tiny Bhutan Protests to China over Road Building in

- Disputed Territory.” <http://tinyurl.com/y9sh2wre> (April 6, 2019).
- The Times of India. 2017a. “‘Not the 1962 India Anymore’: Jaitley’s Response to China.” <http://tinyurl.com/y8pq8x3r> (April 6, 2019).
- The Times of India. 2017b. “Day after Skirmishes in Ladakh, Army Officers of India and China Meet in Leh.” <http://tinyurl.com/y4973kmg> (April 6, 2019).
- The Tribune. 2017. “Sushma Swaraj’s Statement in RS on Doklam Crisis.” <http://tinyurl.com/y379etb8> (April 6, 2019).
- Unnithan, Sandeep, and Ananth Krishnan. 2017. “Doklam Border Standoff: Will There Be an India-China War?” <http://tinyurl.com/y39vw2vt> (April 6, 2019).
- Venkatachalam, K. S. 2017. “Is India’s Military Actually Ready for War With China?” <http://tinyurl.com/ybznvbk> (April 6, 2019).
- Wagner, R.H. 2000. “Bargaining and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4 (3): 469-484.
- Wolford, Scott, Dan Reiter, and Clifford J. Carrubba. 2011. “Information, Commitment, and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5 (4): 556-579.
- Woody, Christopher. 2017. “Video Shows Chinese and Indian Troops Clashing with Stones High along Their Border in the Himalayas.” <https://tinyurl.com/relvvnr> (April 6, 2019).
- Zhang, Dongmiao. 2017. “Xi Says China, India Should Focus on Cooperation.” <http://tinyurl.com/y2nn9yg7> (April 6, 2019).